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5nB159

天真毒峰善禪師要語

明 本善記　悟深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上堂
  - 普說
  - 示五羊深禪人
  - 示本空禪人
  - 示徒悟玄
  - 囑大川關主
  - 普說行腳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天真毒峰善禪師要語

參學門人悟深編集

上堂

諸大德既來這裡，相從貧道參禪究明生死，須依貧道家風行持，他後決不相賺，各各俱要屏息身心諸緣一心向道，追復百丈已前釋迦老子所行頭陀之行，是謂家風。此之苦行頭陀，經中具載，請自檢看。然雖今人難比古人，且請於中行得一半，庶亦得沾頭陀苦行之少分矣！不可似今時學者全不問著，甘作無慚愧人，佛法驢年會得。只如世尊當時，饑則領眾持缽入城乞食，歸則各處岩穴之間；後趙州諗和尚三十年不開口告人、不雜用心；匾擔山和尚唯餐橡栗過日；丹霞然和尚一生只個布衲；更看芙蓉楷和尚不發疏簿、不請化主，一生唯事澹泊。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行家風，所以一箇箇魁壘秀出於當時，而千古之下為世所尊。諸大德若依此苦行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，則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雲門道：「乾屎橛。」管取呵呵大笑。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荅曰：：「前江潮急魚行澀，後嶺松高鳥泊難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：「昔高峰和尚示眾云：『海底泥牛啣月走，岩前石虎抱兒眠；鐵蛇鑽人金剛眼，崑崙騎象鷺鷥牽。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、能縱能奪，若人檢點得出，許你一生參學事畢。』不知是那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待你悟即向你道。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見道：『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；你無拄杖子，我奪卻你拄杖子。』」下座。

普說

徒悟權等焚香拜跪云：「弟子德深等實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，特來禮拜和尚，請益如何修行得脫生死輪迴？」師云：「諸大德既來相從，惟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，建立門戶為人處無非平實商量，做工夫捷徑處彼此相依，於三間茅屋之下草衣木食，追慕百丈已前真風，不學今時體態，只貴真參實究，證到古人田地而後已，捨此非吾之所為也。今日事不獲已，只得將自己昔年親證底一則無字公案開示諸大德。子果欲脫生死輪迴，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，拼從今身未悟之先，莫退菩提道心；莫改修行節操。若不打破這則所參公案，洞見父母未生已前面目，坐斷微細現行生死，誓不中途而廢放捨本參話頭，遠離真善知識。若故違此願，當墮惡道受無量苦。發

此大願防護其心，然後方堪領荷公案。昔日東普師翁并先師和尚，初發心時俱發大誓願云：『若我退失道心遠離話頭，生害脫皮癩，現諸人眼目；死墮無間地獄，受無量苦因。』作此願勉勵身心精進不怠，所以到得這般地位。現前大眾還肯發願麼？」

眾發願已，乃付公案云：「僧問趙州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州云：『無。』疑云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，因甚狗子無佛性？因甚道無？趙州意作麼生無吔？若是宿有靈骨者，聞此開發，便是撞著生死冤家相似，就與眉毛廝結，憤憤不休直下便明白倒斷。誠有如是操略，於此九旬之內，必定被你捉敗趙州，看破他家好惡處，則是入門端的也。此則公案古人喻如倚天長劍、塗毒鼓聲，觸之則屍橫萬里、聞之則魂散九霄，雖佛祖到來亦不敢以正眼覷著。五祖演云：『趙州露刃劍，寒霜光燄燄；更擬問如何？分身作兩段。』予昔聞此語便疑，三十年不敢開口。乃有開示偈云：『寶劍全提日用中，高揮大抹肯從容；卷兮魂膽迎風喪，舒也髑髏遍地橫。萬死萬生渾不顧，一鎗一戟便收功；趙州性命分明也，血刃參天不露鋒。』雖然如是，猶是半途在；若以少為足，決定不得到他佛祖大休大歇田地。

「諸大德既為生死事大，豈是說了便休？亦非知了便休，須是始終切切拳拳、競競業業，如喪考妣，廢寢忘餐提持此事，方有少分做功夫氣象。所謂生死大事者，自我山僧知有此事，行腳已來，目擊耳聞無數箇為人天師範說法如雲如雨，臨終末後一著，腳忙手亂如落湯螃蟹，不曾見一箇半箇似古人出生入死之自由者，豈非生死事大而何？縱饒精通三藏教、背讀五車書，到這裡都用不著也。山僧雖說到此，猶恐滑在可畏可畏，有志之士得聞此說便著精彩，看他古人做功夫得何三昧，臨行如是自由自在？不可只似鴨聽雷鳴而已。

「山僧從初學道以至於今三十餘年，單單在此事上用心，尋常東考西究窮盡幽微深知弊病，乃吾苦口叮嚀汝等，後來若得入頭處，切忌草草便去弄虛頭，為人之師，誤己誤人為害非小。須效古人且向水邊林下，保養聖胎，待時龍天推出，方可為人，則自利利人無往不可也。至囑至囑！

「且做工夫提話頭一著或看『無』字，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？因甚道無？趙州意作麼生無？畢竟意作麼生無吔？這兩句子上著力。或看萬法歸一，要緊在『一』歸何處。一歸何處？畢竟一歸何處吔？這兩三句子上著力。或參究念佛，要緊在念佛底是誰。念佛底是誰？畢竟念佛底是誰吔？這兩三句子上著力。回光返照染下疑情，惺惺中卻須寂寂、寂寂中卻須歷歷。若能如是用心，不墮昏沉掉舉四魔之中，而有日益日損之效也。或若話頭間斷不得力，須抖

擻精神還提前公案以至末後句子，使首尾一貫，方始有頭緒可致疑也。若得疑情不斷，便好切切用心，如貓捕鼠四肢順向首尾一直，則不怕甕中走卻鱉也。
「初做工夫之人，若非做工夫警策語言，一切佛祖玄妙機緣文字且未可看，古人謂滲漏，工夫不得成片，非學道正因。所以道：『莫將閒學解，埋沒祖師心』。又不許向意根下卜度；又不許向舉起處承當；又不許作有無之理和會；又不許作世法佛法之義搏量；又不許向一切文字中尋討，等閒唐喪光陰，到老不得成辦。唯貴棄捨身世，向所參話頭上廝挨，立身於萬仞崖巔、著腳於千尺竿上，不覺舉步翻身，打個懸空筋斗，歸來呵呵大笑，那時方可再來嘆山僧痛棒。久立。珍重。」

示五羊深禪人

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，一切惟假名，況復諸三有？倘爾於斯直下不能領略，別無方便，但將吾所付之念佛公案，用心提撕單單參究，以期徹悟精進不懈勇猛無怯，務要討個明白而後已。欲上參時，先須[拚-厶+土]捨世間恩愛利名等事，使身心灑落虛融澹泊，切切以了生死大事為已重任，抖擻精神，看這念佛底是誰？要在這「誰」字上著倒；深下疑情，疑這念佛底是誰？故謂「大疑大悟；小疑小悟；不疑不悟」，良哉言也！
你若纔有切切之心，疑情重也話頭自然現前，綿綿密密淨念相繼，凝定身心回光返照，執而持之勿令間斷，一念不生前後際斷，目前空牢牢地，胸中虛逼逼地，澄澄湛湛、卓卓巍巍，到此喚作「生滅滅已、寂滅為樂」。正好再見真善知識，掃除悟跡別立生涯，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瞞，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，待時天龍推出，方可為人也。

示本空禪人

夫欲免生死輪迴，須是成佛；若不成佛，欲免生死輪迴，無有是處。汝若成佛，閻家老子尚無柰你何，生死輪迴云何哉？誠有如是操志，先與汝等傳授菩薩戒法，此為成佛之基本，然後付與一則參究念佛公案。須知因戒生定、因定生慧，禪定、智慧，持戒為本，故《戒經》云：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」。諸佛位者，即戒、定、慧也。誠能全身放下，脫體承當得去，成佛即不難也。不見道：「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時」，誠哉，斯言盡之矣！但將無始劫來習熟底世間之事放教生疏，卻將出世間未聞之事行持得純熟，

自然成就。向一切時中提起所參話頭，念佛三五七聲，卻返問念佛底是誰？念佛底是誰？畢竟念佛底是誰咔？前問：念佛底是誰？徹骨徹髓見膽見心，正是就窠打劫、當處發機。又問：畢竟念佛底是誰？卻似痛上加鞭，一如喉下一捏，便要斷人命根；若是命根不斷，則見理不明，須是深下疑情，疑這念佛底是誰？綿綿密密挨拶將去，如撞著生冤家相似，直下不能解交，憤憤地逼拶得他情窮理極意識不行，卻似老鼠入牛角底時節，一念不生全體是佛。雖然，亦是暫時岐路相逢；若便認著，則與昨日之迷無有異也。直待久久純熟打成一片，行亦如是、坐亦如是，東西不分、南北不辨，通宵不寐、寢食俱忘，做到這裡只喚作塵勞暫息寂靜輕安之境，亦名解脫深坑，未為極則，切忌認著。山僧昔年做到這裡歡喜無量，自不知是定力現前工夫亦是前塵喪偶境界，雖得此定而慧光未發，故於佛祖無義路話都不曉得。故古德誡云：「有佛處不可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」乃自知非，發願云：「若我得悟之後，誓不以少為足，不求寂滅安樂、不求生天富貴，求佛智慧、求佛辯才、求佛知見，深知法界，打破諸祖重關，事理貫通法法圓融妙用自在，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，待時龍天推出，扶持末運接續祖燈。」自然從空放下，於無下手處重下手，驀然信手摸著鼻孔，囫地一聲，元來秖是舊時人，只改舊時行履處。似這般說話，未曾悟道的人，但看得教典熟，箇箇說得，只是畫餅不能充饑、說衣不能禦寒，亦不能(人為)解粘去縛。到這裡，正好順性增修，潛行密用，廣行萬行興大悲心，遇愚癡邪見者痛心哀愍，勸令修行正法不犯條章，陰翊王度報荅國恩。

邇來僧俗中有等邪見魔種，未學道先要知道、未參禪先要會禪，蓋是夙無修行正因，所以今生不具正知正見，遇著一等邪魔外道不能辨擇，便去拜他為師，聽他謬說念佛底便是我，便是自己佛性，又無入道悟由，又不敢去見明眼宗師，妄稱善知識，誑惑愚癡要人恭敬，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，苦哉苦哉！正是無始時來生死根本，卻乃認為自己佛性。

昔有竺尚書謁長沙岑禪師，師喚：「尚書。」竺應：「諾。」師云：「不是尚書本命。」竺云：「不可離卻即今秖對底別有第二箇主人公也。」師云：「喚尚書作至尊得麼？」竺云：「與麼不秖對時，莫不是弟子主人公否？」師云：「非但秖對不秖對時，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。汝等於此句下知得著落，許你具得一分擇法眼。」長沙乃示偈云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前認識神；無始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」

自有佛祖以來，便有四眾弟子，在家男女二眾持齋念佛，亦不拋家失業。乘戒俱急者，臨終化佛接引往生淨土，蒙佛授記永不退轉；

乘戒俱緩者，亦不失人天福報。又有一等邪魔外道，自己妻子火坑未脫、業識忙忙，為貪財色故，妄言見性悟道，更不禮佛敬僧，撥無因果，夜聚曉散暗傳邪法，謬言七日悟道，教他一類無識男女隨類認自己是佛，不用燒香禮佛，修行懺悔。此等喫鐵棒邪魔今時極多，汝等宿有正因，今遇老僧特為苦口說破，汝等倘或不幸逢著，速便知非，不可親近。《楞嚴經》佛授記云：「徒弟與師俱陷王難，死墮無間地獄，受無量苦無有出期。」又云：「如素平人妄稱國王，自取誅戮。」汝還知否？古今師德，無柰學者之迷何？不得已而教他看則公案，以楔出楔相似。你看中峰祖師偈云：「心中有佛將心念，念得心空佛也空；撒手歸來重檢點，花開赤白間青紅。」至其究竟處，實無能念之人，亦無所念之佛。汝還知否？妄計有念即是能所，那得不迷？亦名邪見，隨見生解即墮生死。明見之人則不然，雖終日念佛而未嘗有念，求其念處體相了不可得，只待數珠墮地之時，則知惟心淨土自性彌陀非外物也。珍重。

示徒悟玄

誠哉！此事見則便見，擬思則白雲萬里，況如之若何？汝欲決要明此一件大事，須著做直捷工夫，能向一毫頭上安身立命，做教久久，則便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矣！若得真到此地，則曠劫不明之事當下分明，猶如啞子夢見親娘與人說不得，亦復如人飲水冷暖自知，方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，待時天龍推出，扶持末運接續祖燈，廣化眾生同成正覺。其或未然，只將我所付念佛公案貼在鼻端上，不許執在一邊，須向一切處常目在之，勿使須臾失其照顧。疑箇「念佛底是誰？」於這一句上綿綿密密，直教首尾一貫逼拶將去；如不得力，再加箇「畢竟念佛底是誰？」倘被散亂昏沉之魔攪擾，或有間斷莫容滯久，如雞抱卵，若冷卻其窠，子無出頭期矣！工夫綿密之喻無如此也。倘宿有靈骨得箇覺觸處，切不可自許，須見本色宗匠，入他爐鞴受他煆煉出來，真偽深淺一一得知，更不存其悟跡，做箇無事無為底自在道人。所以道：「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塵；己靈猶不重，佛祖是何人？」到這裡但有纖毫悟理未忘、佛法玄微去之未盡，皆墮法塵見刺之圈圚。誠哉此事！乃無大極大底大事，真能欺賢壓聖，豈可輒作容易想而不慎乎？至囑、至囑。

囑大川關主

欲作吾家真種草，要須直下坐斷聖凡情量，不守靈鑑虛明，廓亡自他當體不顧，亦不作無己知解，自然本體露現，如大日輪昇於虛

空，無處不照。正恁麼時，若有箇承當底人，則不能與那事相應，此是佛祖自證三昧，比比不相知、各各不相到，喚作「大事因緣」。空生身子，睥睨不著，三賢十聖只為聖心未忘，見性如隔羅縠。饒你才並馬鳴、解齊龍樹，亦只得一生、兩生不失人身。此是根思夙淨，聞之即解，去道逾遠，況小智薄德浮淺之學者乎？又如慧可大師無書不解、無經不通，到初祖面前一詞不措方覓安心，從斯一切放下，心如牆壁。至於立雪斷臂，猶不肯可，及乎瞥地一下則禮三拜依位而立，始曰：汝得吾髓。此豈造次？近世學者心粗，認指為月，天地懸殊，自既錯解，將此印證後昆，一盲引眾盲，為害非細。或者謂：「我已坐禪得箇安樂處，身心輕安更無異念，直是靈靈不昧了了常知，於生死岸頭已得不疑，只未會古今差別公案。」是何言歟？蓋因邪師法眼未明，妄據師位以方便為真實，是非不辨，認箇湛不搖處作空劫那邊事，豈非認奴作郎？殊不知湛入合湛是識邊際。永嘉云：「損法財、滅功德，莫不繇斯心意識」；古德云：「諸佛說心，為破心相，令知心相元是虛妄」，今人認心是道，深違佛意，又增戲論，殊乖大體。或者云：「一切皆空，有甚正悟處？」此是斷見外道。或者云：「一切無著，自然無礙。」此是掩耳偷鈴，自屎不覺臭。或者云：「齋戒明白清淨無染，自然不墮惡趣。」此是住相布施，三途業因。或者云：「大悟不拘於小節，任意浮沉，隨處騰騰，便是快活道人。」此是常見外道、闡提癡漢。或者云：「但一切時如死人去，更有甚事？」此是白日寐語，誇談馬角；豈不見道：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或者云：「某人雖不會道，柰何死得好，有堅固子。」此是夢中說夢。僧問古德云：「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」荅云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且無你用心處。你若古今見盡、迷悟情消，則常轉法輪，一切時出生、一切時滅度。」貧道痛以慧命危甚，若一絲九鼎，觀今玄紹之徒，概似兒戲之所為耳！但要誑得入手則已，豈知吾祖有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誡乎？亦是為師不審學者之才器堪否，而苟圖收拾門人之私，致招法門之辱累也。

如子順大川禪人自捨緣入道，於真定、金臺二處掩關，下得定力之功，而本地風光未發，故南詢師匠決擇，懷香禮余，呈似功夫次第，余知做到湛不搖處，猶未出他識陰區宇。此是靜想不脫，所以已見不明，殊知勞慮永斷，得法界靜，即彼靜解，為自障礙。要知得在神靜，失在物虛，錯認定盤星，且喜沒交涉。此是大解脫門自在三昧，須是塵勞不染、靜妙不收，步步活鱍鱍地，宛轉無窮，鬧浩浩處識得，方始八面玲瓏七穿八穴。子更下那一步功夫，一日如桶底脫，則知如上葛藤，盡是為蛇畫足。雖然要作大法器建立門庭，直須久依我住，再向那邊更那邊打數百箇懸空觔斗歸來，始得

智過於師，方堪傳授。豈不見道：「雪後始知松柏操，事難方見丈夫心。」

普說行腳

僧成凱等請益云：「某等實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，特望和尚大慈開示修行之訣，我等依師修行脫生死苦。」師云：「余聞諸佛未曾出世，無一法與人，但隨病施方，遂有十二分教，如將蜜果換苦葫蘆，淘汝業根都無實事，靈利之士纔聞舉起便知下落，任運隨緣，饑來喫飯困來打眠，更有甚麼禪道可參可學？而謂生死無常者，是甚熱碗鳴聲？不特正令當行，抑且宗風未墜，所以先德只教人自信得及便了，不教人信佛信祖。故云：『昔本不生，今亦不滅。』若知自心如此，諸佛亦然！汝等眾中莫有知者麼？知則出來舉似，老僧為汝證據；其或不然，須當諦聽，老僧拄杖子為汝指示端的。」拈拄杖云：「適來據汝口款，既曰『生死事大無常迅速』，誠非說了便休，直須明明白白得知這生死事大無常迅速，從無始劫來隨業升沉輪迴六趣，今生若不參教徹去，決無自了之理。然亦不是恁麼知了便休，直須辦箇真真實實決要了這生死無常之肯心，憤箇勇猛精進之大志，[拚-ㄙ+ㄊ]捨身心不顧得失，今生不了決定不休，生與同生死與同死。誠有如是操略，方可領取公案去。僧問趙州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州云：『無。』疑云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，因甚狗子無佛性？因甚道無？趙州意作麼生無吽？畢竟意作麼生無吽？倘爾先受萬法歸一，要在一歸何處上深下疑情或自肯信心；念佛者須看念佛底是誰？要在『誰』字上著倒，此是話頭也。自此領去，從朝至暮從暮至朝，念念不忘心心無間，孜孜而參兀兀而究，如雞抱卵常令暖氣相接，發大誓願莫退初心，抖擻精神勿使觸途成滯。苟有如是志氣，不患其不發明也；假饒宿業障重根器狹劣，今生不發明，猶勝人天有漏之因。只貴直下大起疑情，大疑大悟；小疑小悟；不疑不悟。先要堅持禁戒，是以尸羅清淨，佛境現前，亦是因戒生定、因定發慧，若無戒、定、慧，甘伏生死門。然須知工夫做到極則處，於自身心必有種種諸魔境界；若得戒定慧力及志願力更得話頭純熟力，或得一時一霎之間靜相現前之力，則魔軍易遣，出身有路也。此余三十年前經過險路，故以告報汝等，好自提持勉慎護念，無自易也。」

成凱等再展拜云：「惟願將師生緣出處，及昔年發心行腳做工夫次第得力處說示我等，我等依師修行必不辜負平生。」師曰：「本善，祖貫鳳陽人，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，父吳姓、母鍾氏，稚小好以佛事為兒戲，性惡腥羶。幼時入學四箇月日，至今猶不甚識字，

但稟得箇誠信決烈孤硬之資，心意質直，作事忽略似無思算計較之執情。十七歲幸得出家，因我天稟頗異，根性雖鈍聞皆信解。初遇源明和尚，即辦虔誠渴仰請益話頭，蒙師開示『無』字公案，當夜便學上參提起『無』字。迴光返照下疑之間，便就理會得。疑箇蠢動含靈皆有佛性，因甚狗子無佛性？趙州意作麼生無吽？於此反覆而疑，便覺有些頭緒可致疑也，其時即覺這老趙州似無迴避處也。次日舉似源明和尚，和尚云：『你也奇怪，我二十餘年看箇「無」字，也如蚊子叮鐵牛相似，並無下嘴處；你今纔方學做工夫，便有許多知解，快便掃卻，不許卒便開口無受用也。』良哉言乎！臨別囑云：『觀你根器有異於人，他日後必有悟道之日，切莫中途被人哄去做長老、棄卻修行，誤你生死大事，須發大願以自護持。』我便發願：『若我生死未了大事不明，輒便拋棄修行貪著名利，當墮阿鼻大地獄中受無量苦。』有時坐禪常有雜念紛飛不可遏捺，無計柰何，一日忽然檢點將來，原是自己無始染習成性底一切世間五陰乃至親里等事，執為我所，直下知非生大慚愧，乃舉起金剛王寶劍如斬一握絲，盡情一斬一切俱斷，更不存一毫頭許於其間，自此以來話頭自然省力。時中覺得胸次中空蕩蕩地，正如發船開岸至大海洋相似，無罣無礙，忽爾前塵熟境現前之時，即覺了不可得，縱要思量亦不及矣！一坐便有靜相現前，話頭綿綿密密不見間斷，鼻息微細不見出入，身心輕清脊梁挺直，目不交睫，只是憎喧愛靜，到處只要尋間靜處住。凡見經教中義理，便有信解如獲舊物，一一會歸自己，不作他解。因無際老師初學做工夫四指大帖，見也不願看，只是拍盲做鈍工夫，後來乃得大徹大悟，我即深信其說，亦不願看經教，念念只要做箇出世好人。

「正統八年，入川參見無際老師，從貴州至四川，途中見數輩修行老僧，其時我自有箇主宰了。見其說得是處則信而不忽，其不是處則執而不讓，其年二十五歲矣。自要習學好人行止，於四威儀中不因勉強而自然超卓傑立，不隨時流轉動。雖未登壇受具，其習性信樂毘尼，一切時處專以坐禪為先。嘗於坐中正看話頭，定相自然現前，澄澄湛湛空空牢牢，兩耳寂寂怕似蛩鳴，脊梁挺直骨節相拄自不動搖，身心洒落一念不生，坐不知勞、行不知倦，真光孤迥六門齊應，萬行同敷在我得之矣！雖然只得一日或半日，之間又間斷了，但用力提撕便有、不提撕即無，逆順境界不止萬端不及盡舉，蓋其定力略不現前，種種之魔便就乘隙而入。

「正統九年，無際老師奉詔起程，我即隨追，沿路發願加起精進，務要工夫入手，到京印證。至荊門州，其時暄熱，看定話頭行路身輕不覺如飛，徒眾赶我不上，遇陰涼處歇下一坐便定，即覺渾身骨頭疼痛如火燒熱，便覺得盡虛空遍法界總是一箇無字，無內無外無

自無他，東西南北都無分辨混然成片，起身便行，不覺忘卻腰胞、拄杖。至晚到僧正司投歇，僧官一見，如法安頓溫顧。僧官夜起添馬草三次，見我巍巍坐定不倒身，乃異之，天明辦齋款待留住三日，寫書差人送至當陽縣清溪寺。入關於路亦似這等忘卻身體，節次過水，遺卻草鞋腰包等物，如今乃知前塵喪偶得盡身相離遍計執證人空智之境界也。善念長老原是先師維那，雖無工夫卻曉邪正，及堂中有普無方、道極中、寶金山數輩衲子，都是無際師翁會下來，皆具正眼。見我形儀落魄乃爭問緣由，我舉似這般境界，彼皆讚云：『你工夫做得甚諦當了，只欠悟在。』我當時聞說，如龍得水似虎靠山，心安無量。

「普無方便來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我聞他說全無畏怯，直言：『道盡大地是箇祖師意。柰何未悟荅你不得。縱使錯口道著，你亦不知，問他作甚麼？』方即無言。一日寶金山來問：『如人上樹口啣一枝，手無所攀、腳無所踏。樹下有人問西來意，開口即喪身失命，不荅違他所問，你作麼生？』我亦直言道：『若不悟道，開口問荅，俱不免喪身失命；你我只貴做拍盲工夫，一日悟了道自然會得開口。』如今乃知是內懷聖胎發言殊異也。

「我當時便求關房入關，蒙念長老便送入關，當即發願奮起勇猛精進之志，壁立萬仞無少寬容。關中不設臥床唯安一凳而坐，晝夜禮佛一千二百拜，哀求懺悔先罪。每至中夜必然臂香一炷，克行自立打七煉磨，誓不倒身，以悟為則。因輟夜眠，睡魔沉重忽垂頭睡著不覺，半夜醒來惶愧知非懺悔，待到天明除去坐凳，立誓不坐以悟為期，晝夜只是經行倚立。一夜靠著屋柱睡著，覺來恐懼知非懺悔，又發願不近牆壁遼空經行。勞倦之甚，昏睡愈加沉重，乃對佛前號泣懺悔發願，務要發明這件大事，誓不退轉身心[拚-厶+𠂤]捨性命。盡將所有衣缽之物罄散與僧堂大眾，止留一箇空身在關房中。即請堂中十數僧會茶相助打七，當時即告大眾曰：『不勞諸公手扶，但煩看顧，倘我昏沉重來，煩舉話頭云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或不醒，則任從打罵，不敢生嗔，若生嗔當墮地獄。』於是逼拶捱過二七日了，眾人因懈，我亦不要勞煩於人，唯自行自立。後覺輕清，仍坐而參，凝定身心惺惺歷歷，只在這箇『無』字上著倒。一日忽猛力盡這口氣逼拶去，豁然卻似鑽入這『無』字裡相似，覺得從下身麻木起至上身乃過頭頂，如脫去一重皮相似，當下身心如坐一箇大圓寂光中，話頭純純不間，目前空牢牢地了無一法，當情卓卓巍巍，脊梁狀如鐵橛，鼻息全無出入。坐之甚久，孤迥迥地無意無思，乃放參經行，輕清又加百倍。到此一切時中絕思絕慮無念無為，如在一絲頭上安身立命相似，古人喻如秋潭月影、靜夜鐘聲，隨扣擊以無虧、觸波瀾而不散，亦在我得之也！

「如是約十數日間，通宵不寐寢食俱忘，眼眶瞠得酸酸地，眼睛乾曝曝地不肯交睫，其時喜懼交懷，忽起念云：『這般境界唯我自知，無人與我證據，亦不知是邪是正？恐做箇精靈鬼神去也。』因萌此念，放身閉目而睡，睡中亦不知此身著於床上，似醒不醒之間，如淨琉璃中含寶月光相似，內外明徹了無一點塵翳，其塵勞妄想都無影響矣！正是身心客塵透漏無門，我又得之矣！常於睡中寂光之境，忽自觸覺，似醒不醒湛湛寂寂，如在大寂光中圓陀陀光爍爍，不覺有身心及其處所。凡一切聲響，雖聞而不分辨，但有一箇靈知而已。覺來歡喜舉似道極中，他舉手加額讚嘆不及，即令我說箇頌子，看我連說數首無平仄頌，一曰：『心空法界寬，圓明非內外；蕩蕩絕縱橫，騰騰無罣礙。』眾僧看了皆讚歎不已，我恐障礙工夫，盡情掃卻。忽一夜睡著，又被熟境牽轉，作不得主宰，覺來痛自責云：『還有這箇在耶？』即抖擻精神競競業業，務要決斷，切切用心勤勤佛前懺悔，坐中看箇話頭，還似這等綿綿密密，看時也不有、不看時也不無，既無能舉之人，亦無所舉之法，騰騰任運似箇養熟狗子左右相隨，還尚有些憎喧愛靜之病時時著驚。一夜坐中話頭自然現前，密密久之微微細細，不覺寂然定了。半夜時分，忽地如霹靂響喇喇之聲，這四大色身如分散了，忽即返照，內外瑩徹幽幽隱隱，靈靈不昧了了常知，不見一法當情，唯是一箇自知而已，非世間境界可比，直下前後際斷，縱觀虛空萬象、有情無情等，覿體混融，欲覓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，自亦不知是何境界？因聞〈長沙亡僧偈〉云：『目前無一法，當處亦無人；蕩蕩金剛體，非妄亦非真。』乃豁然悟其旨，今乃知是得離依他執、證法空智之相，我又得入手了也！那時元來晝夜放光動地，常在面門出入，柰何自家不知。從此一切響動之聲俱無礙矣！常處那伽大定，其輕安寂靜之境非言可述。

「一日見《高峰禪要》曰：『到得這箇田地，只喚作生死岸頭得大自在之一步爾！若曰生死向上事，須知更在青山外。』我當下得家鄉實信了也。我彼時常發般若禪師四願：『若我得悟之後，誓不以少為足、不求寂滅安樂、不求生天富貴；求佛智慧、求佛辯才、求佛知見，深入法界，打破諸祖重關，事理貫通法法圓融妙用自在。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，待龍天推出，扶持末運接續祖燈，廣度眾生同成正覺。』一一檢點將來，雖有契證未全出手，正如《楞嚴經》云：『窮諸行空，於識還源；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精妙未圓。若生住著，背涅槃城，迷佛菩提，忘失知見。』所以參禪須求妙悟，乃又知非，不耽此輕安寂靜之樂，念念發憤，向無下手中重下手、無進步處更進步，精進研窮以求妙悟。

「一朝聞鐘聲，不由說一偈云：『沉沉寂寂絕施為，觸著無端吼似雷；動地一聲消息盡，髑髏粉碎夢初回。』到此冰消瓦解，凡見一切經書，文字義理如推門落臼，始得頭頭上顯、物物上明，古人喚作『無師智、自然智』。如今看來，彼時雖得如此宗門，還只喚作『如來禪』亦云：『涅槃心易曉，差別智難明』。果於宗門無義路話、衲僧沒巴鼻句子，又卻不全曉會。其時因聞荊州府有箇蒙隱和尚，是妙峰門人。越關去見，行至豪林寺投宿，夜坐不倒，睡著忽看見天上星月及寺中殿宇、竹木等物。覺來且驚且喜，不知是何異境？如今乃知是神光湧出之相。蒙隱一見便問：『曾見何人，看甚話頭？』我舉似了，隱云：『如何是無字？』荅云：『即心是。』隱云：『你喚甚麼作心？』荅云：『我滿口是語卻道不得。』隱云：『如何道不得？』荅云：『我若道得，則靈山當時不秖微笑而已。』連問數語荅了，卻云：『你做底工夫也不差，你所見處也的當，只是還欠懸崖撒手一步在。若得絕後再甦，四天下人柰何你不得。』留住盤桓數日，臨別囑曰：『再去精進做那步工夫始得，大了大當汝還知否？那一步工夫從來不屬第二人知，如人到家自會做家裡活計。』我即點頭而別。

「我請念長老商量，要去北京見無際、月溪二老師印證工夫。念云：『你要出關，我且問你兩轉語，荅得容你出關，不然且在關中保養。只如〈靈雲見桃花悟道偈〉云：「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迴葉落又抽枝；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」玄沙云：「諦當甚諦當！敢保老兄未徹在。」你道是許他、不許他？』荅云：『不知。』念云：『如何不知？』荅云：『知則不許也。』念云：『只如世尊初出母胎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：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」雲門道：「我當時若在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你道是謗佛耶、報恩耶？』荅云：『不可以智知。』念云：『且畢竟作麼生？』荅云：『你我俱未徹悟，不許開口，大家且信雲門去。』念云：『如是則任你出關去。』

「逕造北京，不期無際老師方示寂，遂到廣恩寺見月溪老師。我先聞老師門風陡峻，禮拜了不敢開口，便執弟子禮侍立於傍。老師見我這等動靜，只以平實問我來歷了，便教領下安歇去。雖然如是不得呈似工夫，心中放不落，至晚對通衣缽說：『本善實為生死事大，初學做得有些工夫，自不能決，不遠數千里路，特特來求印證。』通覆云：『今日新到關主要求印證工夫。』老師云：『憨子！他今日入門來，我便識他了，何用他來說工夫？且去，佛法不是鮮魚，那怕爛卻？』於是時中雖得親近侍立，常感東敲西擊，暗垂勘驗之機，我亦見機而作，不墮悄然之塹。

「一日通衣缽見我，欣然滿面喜曰：『老師昨夜在室中多讚老兄，好箇真實的當衲子堪紹宗乘。恭喜恭喜。我等他日都來你會下喫飯也。』我道：『本善福薄，何敢當也？』一日老師在園中乘涼而坐，我侍立次，問：『你原來看甚麼話頭？』荅云：『無字。』云：『如何是無字？』荅云：『弟子一向只隨人道是箇無字，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劍。』云：『如何是金剛王寶劍？』荅云：『寒霜焰焰，耀古騰今。』云：『還我劍來。』荅云：『擬動即犯他鋒鋩。』云：『橫按當軒時如何？』荅云：『佛來也殺、祖來也殺。』云：『老僧來斸？』荅云：『亦不相饒。』云：『殺敗後如何？』荅云：『且喜天下太平。』云：『如何是無字義？』荅云：『贓賊分明。』云：『賊且置，還我贓來。』荅云：『六六三十六。』云：『未是，再道。』荅云：『夜短眠不足，日長饑有餘。』師云：『古人有鐵牛過窗櫺之喻，且頭角四足都過了，因甚尾巴過不得？』荅云：『弟子看來只是他習氣難忘。』云：『此是微見未脫在。』荅曰：『了無一法當情，瞥爾通身露地。』云：『你即今在甚處安身立命？』荅曰：『何處不稱尊？』師驀喚侍者請出祖衣，展令隨喜，看了乃云：『此衣是唐朝宮主所置，今八百餘年矣！白雲度老祖付與古拙師祖；祖付與東普先師；師付與我老僧。若是克家種子方堪紹荷，狐假虎威焉敢希冀？』我即禮拜謝。師云：『侍者且收起，待行則付與他去表信、歸山涵養。』我又再拜。蒙師正擊傍敲、明抽暗換，方便提攜，嘗舉：『百丈侍馬祖、祖侍南嶽讓、讓侍曹溪六祖，皆是久久親炙磨光剉銳，乃能豁徹重關鞬鎖，掃盡玄微窠臼，然後乃能深得大機大用，為人天眼目。你今依我久住一會方去，決不負你。』我即拜：『諾。』一日因事不獲已而回杭州，登壇受戒畢，思古德云：『但有纖疑在，不到絕學，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？』乃上天目萬峰菴掩關。

「至景泰三年，先師蒙上賜回南京太崗，輒遣可信賫書來取行李，至蘇州遇楚山長老，問云：『久聞杭州有箇善菩薩，是公否？』荅云：『不敢。』又問：『蒙山三關語有：連湖橋為一切人直指。你道如何是直指？』荅云：『不知。』云：『如何不知？』荅云：『知則曲了也。』師云：『我也不會。』又問：『中峰頌〈兜率悅第三關〉：眼光落地，向甚麼處去？偈云：「鐵狗銅蛇正奮嗔，風刀火鋸肉成塵；茫茫大夜幾經劫，舉眼無親怕殺人。」你道中峰如何這等頌出耶？』荅云：『中峰太煞老婆相為人，爭柰錯會者多。』云：『我到這裡都不會。』荅云：『師叔莫瞞人好。』云：『善首座！你今到太崗去，我且未與你向紫羅帳裡撒珍珠。甚不易你到這地位，只是你未脫得情見在。』荅云：『師家無閒語。』云：『你不見溈山道：「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常；事理不二，即如如

佛。」如今始知悟跡除之不盡，即屬情見，皆名理障，礙正知見，畢竟悟理不圓。』既到太崗，拜起，先師云：『往往人來皆說你在杭州大開爐鞴好施惡辣鉗鎚，你豈知他人盡作無明會也？』盤桓月餘，每入室但說火爐頭話，先師以大衣拂子法語寫畢，將及發行，被可洪長老稟先師，務必請我去廣東化漆，用漆佛殿、供桌等，我即堅卻不肯去，被他將衣拂藏卻。我不辭先師下山，先師臨委息時遺囑可權云：『你速遣人送衣拂到杭州與本善。』雖蒙送來，私謂傳佛心印，豈細職哉？但到處唯掩室，思所以稱其職也。

「余在蘇杭洎天目山等四十餘年，曾住十餘處所，皆幻居而已，嘗效古人雲行鳥飛，初無留礙，但視其有理便住，更不躊躇可否，無理便行，再不回頭顧戀，佛法世法打成一片。今憶四十餘年之間，於其觸著、磕著大小省悟，及其潛通暗證之效不計其數，雖不甚識字，隨自胸襟流出所成文句，義理聯屬自然有法，文人見之而皆讚美。

「一夜禮佛作觀云：『能禮所禮性空寂，感應道交難思議。』當下隨觀直入至不思議處，能觀之人、所觀之佛雙忘雙泯，伏地良久身心寂滅，即契無生法忍，到這裡始知大地無寸土矣！因看《法華經》至『無上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；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』遂留心於中，反復沉潛默體其甚深祕要之處，誠有日益日損之感，正是一句當機，八萬法門生死路絕，余平生所欲知其佛法細大處，總在茲而得矣！今日始知腳跟點地，也正是我放身命處了也。

「有法因山居隆菩薩請益：『空谷隆和尚教他空心靜坐認箇無生，久久自然悟去，切莫依今時人看死話頭。乃依他空坐數年，一切處俱無住著，只空心莽莽蕩蕩。一日著風魔了，救得醒來，到底秖是箇癡癡呆呆底，苦哉苦哉！』法屬演公等請余上山究竟，余問其故，隆所舉開示之做法，余迅指云：『謬之甚矣！』即從頭舉古驗今開發一遍，隆等及眾聞說所示，皆號慟震於山谷，俱云：『未曾聞也。』遂留余山中掩關。隆執弟子禮請余為眾普說，其略曰：『寶劍全提日用中，高揮大抹肯從容；卷兮魂膽迎風喪，舒也髑髏遍地橫。萬死萬生渾不顧，一鎗一戟便收功；趙州性命分明也，血刃參天不露鋒。』拂一拂云：『虛空廓徹無消息，萬里無雲天碧碧。拶得須彌入藕絲，彌勒釋迦齊叫屈；倒騎鐵馬逐西風，驚得泥牛從海出。諸仁者若作奇特勝妙會，正是辜負己靈；不作奇特勝妙會，又是抱贓叫屈。且作麼生會？不見道：「解藏天下於天下，始見林稍掛角羊。」』

「古庭老師到杭州，因見〈普說〉全章，乃問紫雲義菴主云：『善公端的是何人法嗣？』義云：『太崗臨終遣徒送衣拂來。』師云：『若如受者，秖喚作承虛接響，他後如何壓得天下人舌頭？』一日

相看，一見針芥相投，遂以大衣牙拂重付。偈曰：『祖祖相承豈再疑，不存元字果堪奇；緘唇豎脊寒岩下，便使人間十二時。』命義菴主領眾送來，余再三不受，義等僉曰：『古庭老師曰：「祖命在躬，不可固讓。」』余即受之。

「每思初祖偈云：『悟佛心宗，等無差互；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』歷觀古人皆是秘重大法深自韜晦，余又何人？每每痛哀祖道不振，乃潛行密用積功累德，隨處掩關常處那伽大定，不盡有為不住無為，因行掉臂兼修淨業，常行法華三昧懺法以資淨行。常自思曰：『今幸到此地位，如人常在家，愁甚家中事不辦也？』茲為汝等要聞我做工夫次第、得力驗效處，不覺說盡四十年前錯用其心之許多露布，以示汝等。汝等果能依我修行，須要具我如是誠信決烈、如是守戒行持、如是勇猛精進、如是打七煉磨、如是剋期取證、如是禪定解脫、如是次第覺觸、如是信解悟入、如是尋師印可、如是涵養淘汰、如是待時為人。還有一重，如是直待案山點頭，即向汝道。即今案山點頭也未？速道速道。誠有如是修行正因，萬一可中紹繼門風；若不如是下死工夫做得來，縱饒說得簇花簇錦，到我這裡都無用處。余雖一期事不獲已稱實方便而說，猶增我法之罪，不許汝等作實法解會，故謂『若將實法與人，土也消不得。』雖信其說，嘗聞古德云：『與人實法土難消，道火何曾口被燒？拋出秦時[車*度]轢鑽，突巒如斗兩頭搖。』余亦以之耳！珍重。」

吳門兜率園比丘明聞校

(嘉興府秀水縣報忠寺比丘道恒同徒孫法霖
捐資技刻
毒峰善禪師要錄一卷　　丘淨孝助板
金陵陳　起書　　自文道人蔣成榮刻
崇禎元年　佛誕生日姑蘇兜率園　　識)

天真毒峰善禪師要語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